

萬有文庫

第一集編目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修辭鑑衡

王構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省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1189

萬有文庫

第一二葉集編五編百種

王雲五
總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三〇

修辭鑑衡

王權

圖書本共數客

011189

四庫全書提要

修辭鑑衡二卷。元王構編。構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謚文肅。事迹具元史本傳。據至順四年王理序。是編乃構官濟南總管時以授其門人劉氏。而理爲刻於集慶路者。舊本殘盡。闕其前頁。其劉氏之名則不可考矣。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宋人詩話及文集說部爲之。構所附論者。惟下卷結語一條而已。所錄雖多習見之語而去取頗爲精核。元史稱構弱冠以詞賦中選。至元十一年爲翰林國史院編修。草伐宋詔書爲世祖所賞。又稱構練習臺閣故事。凡祖宗謚議冊文皆所撰定。又稱其子士熙、士點皆能以文學世其家。則構在當時實以文章名世。宜是編所錄具有鑑裁矣。其中所引如詩文發源、詩憲、蒲氏漫齋錄之類。今皆亡佚不傳。賴此書存其一二。又世傳呂氏童蒙訓。非其全帙。此書所採凡三十一條。皆今本所未載。亦頗足以資考證。較詩話總龜之類浩博而傷猥雜者實爲勝之。固談藝家之指南也。此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而卷中不著書名者凡十條。又上卷佚其第五頁。序文僅存末頁。中亦時有缺字。今檢其可考者補之。其無可考者。則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修辭鑑衡卷一

詩

元王構撰

詩者始於舜臯之廢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于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寢多自唐迄於國朝而體製大備矣古今詩話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駕接騎纖腰子結風長樂鶯鶯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字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散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散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朱對赤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賦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楊以朱雲對白日如此

之類又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古今機 詩話。

詩以風調高古爲主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李潘 詩話。

詩以意義爲主

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倣效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盧同有云：不唧噭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可取。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于律詩雖可稱善，要自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真譖語以爲戲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無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音之難如是。其詳古人詩，得無似之乎？

古今
詩話

老杜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是魯直是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卒與之合，此爲善學。如陳無已盡力規摹，已少變化。

詩去陳腐不可奇怪，在難解。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意。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于鼻無堅目，無膜爾。鼻無堅斤，將曷運目無膜，箇將曷施。渾然天成，其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元暉詩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則古今奇文，又曷嘗以難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日，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耳。韻語

詩待境生者工。

山谷云：詩文唯不構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詩文發源

詩自苦心得之。

鄭綮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爲詩否？對曰：詩思在瀟橋風雪中驥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今古

話時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撲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

對偶切不切之失

近時論詩者謂對偶不切則失之羸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虛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川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查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葉紅相對他時鋟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未嘗失格也學詩者當審此

韻語

詩不可靡麗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

童蒙

詩不煩繩削而自合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于爲詩也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審于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與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一邱一壑者共之耳

詩文

詩不可斧鑿粘皮骨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曉此等病，始可以工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乘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于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鎗。如甘蠅飛衛之射。提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韻語

詩非怒鄰罵座之爲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座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遠，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爲呻吟調笑之聲。智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于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謂詩之過，乃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詩文發源

八句要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于前輩，得八句法云：平淡不流于淺俗，奇古不鄰于怪僻，題詠不窘于物象，敍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成于篇中，渾然不可篤，氣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

于詩守此勿失。古今總詩話

四不如

繁穢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

詩體

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爲體，物象爲骨，意格爲髓。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詩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第二聯謂之領聯，第三聯謂之頸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迴。古今總詩話

字欲響

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劉後村云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不傳。老學庵筆記

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並要響

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老學庵筆記

五字詩以第三字爲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爲句眼。古人鍊字直于句眼上鍊。蒲氏漫錄

王介甫著讀杜詩云：無入覺往來，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起字，此卽小兒言語。

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藝苑
雌黃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湖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閒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重蒙

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鍊中間第三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鍊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是鍊第二字。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詩何異。韻譜
秋鈞

氣韻格力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妙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嘲嘲鈞
詩話

七言不要有閒字

七言句法不要有閒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是有閒字也。漫齋
錄

七言得連綿字而精神

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鶲。陰陰夏木囀黃鸝。二句以漠漠陰陰二字。喚起精神。又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句亦以蕭蕭滾滾喚起精神。若曰水田飛白鶲。夏木囀黃鸝。木葉無邊下。長江不盡來。則絕無光彩矣。見得連綿不是裝湊贅語。誠齋

七言對偶之工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扯排比處。如含風鳴綠，蘋飄起弄日鶯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細數落花知坐久，緩尋芳草欲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致之，若經櫛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常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石林詩話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之，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意遠而中潛貫者高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悠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世到今宜有後，人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詩云：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王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効一官全爲觀。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安道詩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閒。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媲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舉也。韻語

無字無來處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魯直作詩法也。步里客談

用俗語尤見工夫

王君玉對人曰。詩家筆妙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云。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嘗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皆採摘入句。了無痕迹。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古今總類詩話

舟人古風。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風候也。東坡詩云。今日江頭風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云。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詩文發源

用全語有氣格

山谷謂余作詩。使史漢間全語。有氣骨。後因讀孟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遊。方悟山谷之語。詩文發源

用事

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知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淒慘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禪衡傳。搨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善用事者。如繁風捕影。豈有迹耶。四清詩話

用故事當如己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禪衡。此事用王粲依劉表曹公厭禪衡。卻點化只作杜甫欲去依他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己出也。蕭氏漫錄

詩用事不可牽強。必至于不得不。而後用之。則事詞爲一莫。見其安排圓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較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石林詩話

東坡云。詩須要有爲而作。若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洞明。知詩病者也。蒲氏漫齋錄

六一居士云。國朝楊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効。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于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詩話總編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爲專家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爾。李太白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鶯。此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修。故二事相素。杜牧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時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事討閱。則記牢而不誤。乃名言也。漫齋錄

今之郡守。謂之建麾。麾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之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乘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阮咸薦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出守始平。延年亦被擯。故有此句。杜牧登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用事誤也。古今詩話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直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磬和鳴渾然天成有言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詩文發源

形似 激昂

范元實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柏詩柯如青桐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此兩體爾古今詩話

布置 含蓄

布置者謂詩之全篇用意曲折也詩眼云山谷嘗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嘗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左丞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爲變體含蓄者言不盡意也冷齋詩話云有句含蓄者如動葉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有意含蓄者如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有句意含蓄者如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時

因襲 轉易

因襲者因前人之語也以陳爲新以拙爲巧非有過人之才則未免以蹈襲爲媿魏趙輔云詩惡蹈襲古

人亦有蹈襲而愈工者，出于己者，蓋思之精則造語愈深也。轉易者，因襲之變也。前者既有是語矣，吾因而易之，雖語相反，皆不失爲佳詩。

水田飛白鶩，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鶩，陰陰夏木嘯黃鸝。而興益遠。九天閨闥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曰：閨闥開黃道，衣冠拜紫辰。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牕等詩餘三篇用其詩點化之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用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堅，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閉閑。樂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因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韻語

奪胎 换骨

奪胎者，因人之意，觸類而長之，雖不盡爲因襲，又不盡至于轉移。蓋亦大同而小異耳。冷齋夜話云：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換骨者，意同而語異也。冷齋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朱嶽逢年云：今人皆拆洗詩耳，何奪胎換骨之有。詩

冷齋夜話：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綠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

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荆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云：休休明日黃華蝶也愁。又如太白詩：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此皆換骨法也。顧況詩：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荆公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之法也。古今詩話

詩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簡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綠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韻語

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則不足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古今詩話

詠物不待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醿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詠物曲盡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

必此詩哉。童蒙

詩禁體物語。此學者例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與客賦雪于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亦有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卑石林。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而爲漚，魚常上浮而滯。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花字，款款字若無點水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纖金棲體矣。石林

詩話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峰巒。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己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聞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周小隱

梅聖俞云：作詩須要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

涉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

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合不盡之意也

韻語
陽秋

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憎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舍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于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

羈愁旅況豈不見于言外乎

古今總評話

說情說事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兼葭詩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

童蒙訓

紀事

大雅頤九章初頤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卒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厭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連絡觀者知其脈理之通也蓋附麗不相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老杜陷賊時詩有曰少陵野老呑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輩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渭濱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予愛其詞氣如百萬戰馬。注坡蕩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遠。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藩垣而不及也。古今詩話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于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于克崇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于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燮伐大商。會朝清明。形容征伐之盛極于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僵僵。赤頭曳足。先斷腰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駿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臚。此李斯頤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于雅頤。何其陋也。古今詩話

長篇

山谷謂秦少游云。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若長篇須曲折三致意焉。乃爲成章耳。發源詩文

作詩臨了要出場

山谷云。作詩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一諱。了方是出場。同上

選詩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

亦有高古意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不可不知也。童蒙讀詩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口。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後人法也。韻語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致思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童蒙讀詩

四言

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氏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後村詩話

集句

集古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自公起。非也。古今詩話

詩才有高下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于味外。綠柳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基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鵲觀。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基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高富贍。其去表聖之流遠矣。又曰。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境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同上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終不若院落深沈杏花雨爲優。言盡而意有餘也。同上

劉夢得言茱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互有工拙。杜公云：更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句爲優。逮東坡有酒闌何必看茱萸之句，則又高出工部一等。蒲氏漫錄

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公雖起自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乎天然。嘗覽李慶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木記。花名玉篆碑。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諸富貴者。故公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曰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同上

詩要收斂

東坡答李鷹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詩體之變

詩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唐而止。元和之詩極盛，詩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

評前賢詩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淡深粹，出于自然，未嘗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龜山時話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致，非後來詩人忧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駿誰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粗麗中來，落其粉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顏語

謝康樂一字百煉，乃出冶元暉尤麗密。劉後村江時派序

韋蘇州詩律深妙，流出肺腑，非關學力。世言其掃地焚香而坐，如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云云，不應爲人老少頗異，可見前賢寓意耳。後村時話

古今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于造化之外。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然也。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萬萬春空雲。司空圖記載叔倫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石林時話

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鶩鶴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揚淺訓。童蒙。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贊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山谷。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九首說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之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第。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掛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謳浪赤墀金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寧相超。一朝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救。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侯。高冠佩雄劍。長掛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最多。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爲交懼。宜其終身坎壈。老學記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邁。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陵跨百家。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織穢于奇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于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古今詩話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夫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鷁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艷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蠹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則又嗟其窮愁也。如此。及云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咸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衰。千官列雁行。聖闕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委。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殮。我心殊未諳。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又知其傷時而愛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意耶。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耶。至于上有憲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牟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意。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意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頰未至也。珊瑚鈞詩話

范元實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于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于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

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先如此，後乃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二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先得老杜平漫處，乃鄰女之效颦者耳。古今詩話

老杜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此最著意深遠。詩文發源

敍事如老杜送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從頭如此敍說都無遺。其後忽云秦王時在坐，真氣照戶牖，再論其事，他人不敢更如此道也。詩文發源 潘邠老云

歐陽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及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童蒙訓

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湖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繕削而自合。詩文發源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時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周

范蜀公云：武侯廟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從來詩人好夸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若四十圍而長二千尺，毋乃太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

東坡云韓退之嘗自謂不逮子厚至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獨不減子厚上同

柳子厚古律詩精妙韓不及後山詩話

東坡云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精深不及也又曰外枯中膏似淡

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古今詩話

白樂天賦性曠遠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即

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青箱雜記

在一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也發源詩文

歐公云聖俞子美齊名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
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予嘗于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
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
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猶在蘇豪一氣縷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相得其彷
彿然不能優劣之也古今詩文發源

歐公嘗謂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聖俞以爲知言李希聲語余曰孟郊詩正如
晁錯爲人不得爲不佳傷峭直耳詩文發源

張文潛云、唐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以其言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客、山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季詩稱兩人爲最。古今時話

東坡詩不可摘指輕議。其辭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東薪、蘭舟檣鵠、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許彥周時話

山谷聞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作。至于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詩文

東坡稱鮮于子駿所作九誦、以爲有屈宋之風。至八詠、自謂欲作不及。古今時話

名賢詩話云、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須要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以少陵潤蓄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魯直如吳越千廖明略、白露亭燕集詩、江靜明光燭山空響管絃、風生學士座、雲繞令君筵、百粵餘生聚、三吳喜接連、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來鳥、臺公謫處天談多時、屢誦舞短更成妍。而我孤登覽、觀詩未究宣、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直可拍肩

挽袂矣。古今時話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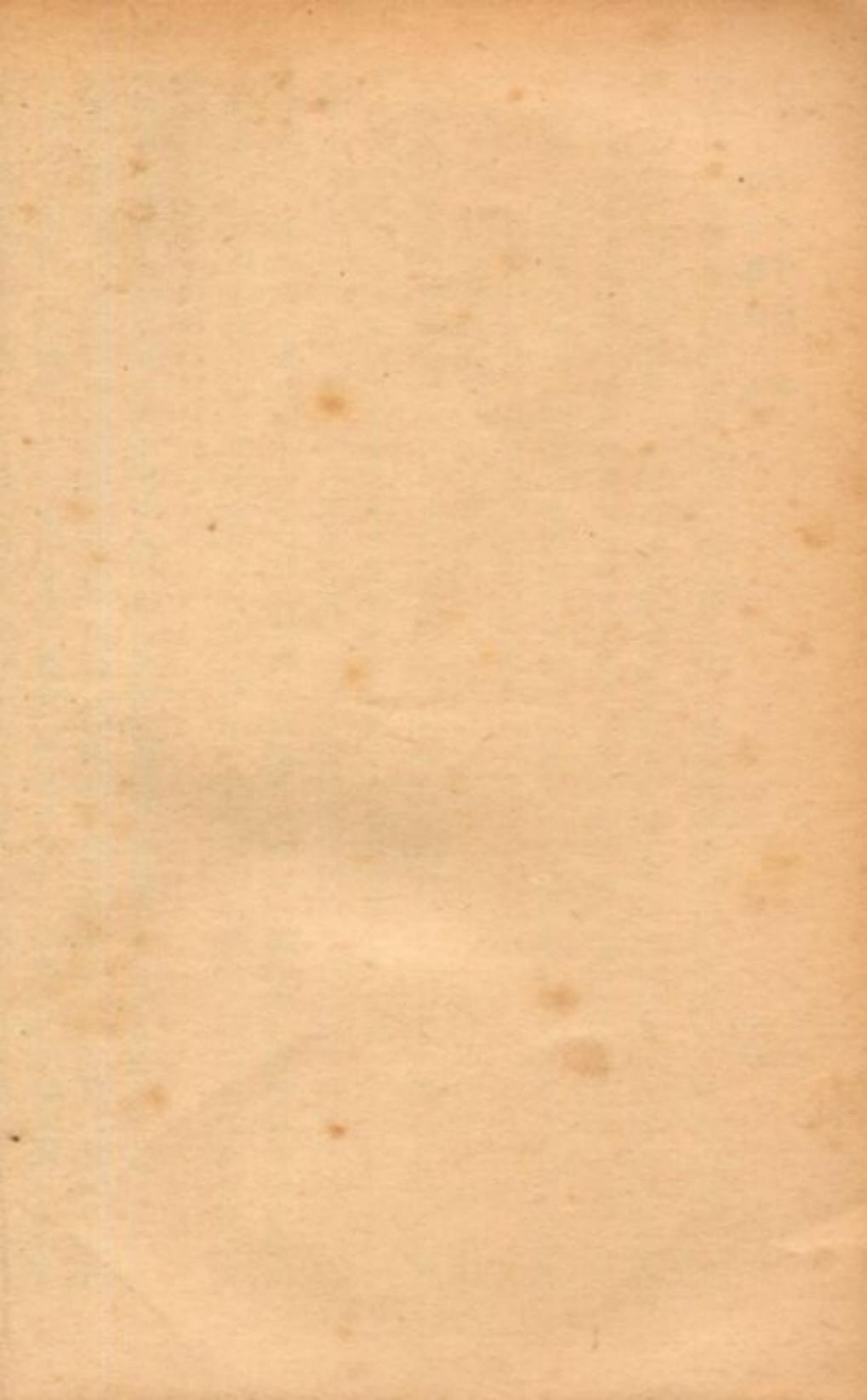
已，又曰：崔灝能詩，或問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油宅

山谷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祖。其內集詩尤善。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后山文師商豐，詩師山谷，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劉後村序江四詩派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陽劉專爲崑體。

作賦

山谷云：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



修辭鑑衡卷二

文

余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排、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立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歟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典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諫。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之教。行而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諸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者也。序者、緒而陳者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

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間仲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于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附胡鈞詩話

古文有三等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駢。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后山詩話

六經之文易曉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而又欲句之難道，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儻其句，皆叶其音，可以播管絃。鹿宗廟，讀之易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僂。在樂，則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不章。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義之難曉耶？今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所謂弔由靈易所謂朋合晉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

論語之文

論語文字簡淡不厭，非左氏所可及。呂居仁
童蒙訓

孟子之文

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最見抑揚反覆處。呂氏童蒙訓

林文節公言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幾百言也。黃端冕云：輕暖不足于體，亦不減此客談。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歐公
童蒙訓

毛詩之文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于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爲之耶。呂氏童蒙訓

檀弓之文

○檀弓云：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呂氏童蒙訓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同上

○往年嘗請問于東坡先生作文法，答云：但熟檀弓當得之。既而取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人作文不及古人之病。江谷

春秋之文

爲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爲深隱不可學，蓋不知春秋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爲奇險，求後世之不可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左氏之文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爲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詞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言語者也。

呂氏童蒙訓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歐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是等處，皆是學爲文章之本，不可不深思也。上同

莊子左傳

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太，敢作讀左傳，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近讀東坡魯直文，亦類此。

呂氏童蒙訓

列子

列子氣平文緩，非莊子步驟所能到。呂氏童蒙訓

孫子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類皆曲盡其妙擢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韓非子

韓非諸書皆說盡事情呂氏童訓

史記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特春秋之意李方叔文集

兩漢之文

漢高祖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寢衰矣童蒙訓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童蒙訓

班固敍事詳密有次第儒學左氏如序霍氏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童蒙訓步張茂先稱左思三都賦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此最是作文字好處未知左思果能爾耶客談

韓文公之文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鰐萬怪惶惑而抑絕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

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追視歐公書

柳子厚之文

東坡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老學庵記

徐敦立侍郎紹興末嘗爲子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老學庵記

歐陽公文

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得之童蒙訓

歐公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辛苦之態蘇明允上

歐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誦誦惟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呂氏家塾記張子韶云歐公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橫浦日新

東坡之文

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獨立于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

則進于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于治郡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于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病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侔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于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到處多如此其源蓋出于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多以此爲法潛溪夜話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靈臯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于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顧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爲知言冷齋夜話

東坡晚年敍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童蒙

曾子固文

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童蒙

曾子固答李廌書最見抑揚反覆處童蒙

曾子固文章紓餘委曲說盡事情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童蒙

秦少游文

文章有首有尾，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李格非論文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頤，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冷齋夜話

文有三多

陳后山云：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后山詩話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讀書多而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三蘇文

爲文當從三易

沈隱侯曰：古今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見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灑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翹文心雕龍論之至矣。

學文有自來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疏，學論事，讀莊子論理性，讀韓柳知作文體，而叔文集。

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山谷與王穀復書

詞氣或不逮初造意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買，不虛語也。

作文有悟入處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如老蘇之于文，魯直之于詩，盡此理矣。童蒙訓

林文節中言：讀孟子而悟文章法。嘗云：以釜甑鑿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當幾百言也。步里客談

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童蒙訓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瘞。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童蒙訓

文章足以見人貴賤

小說載盧攜貌陋，常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宇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公曰：子文章有館閣氣象，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皇朝頌苑

草野臺閣之文

余嘗究之，文章雖各出于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

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綿，乃得行其道。代言華國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于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所言官樣，非謂有館閣氣耶？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美風流；外道格調，則獫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皇朝頌苑

文章有三等

文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事庸常，專事造語。麗澤文說

文要先定凡例

凡爲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曰蘇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或曰歐陽永叔，或名或字。凡例不先定，致輕重不等。步里客談

爲文先識主客

凡爲文，須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是先立己意，然後以己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須是先立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潘氏漫齋語錄

爲文不可蹈襲

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圓準，矩作方，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

朝華於已披，啓夕秀于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宋子京華記

文不可拘一體

歐陽公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文要紆餘有首尾

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者不厭。麗澤文說

過換處不可忽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過接處。麗澤文說

文字用意爲上

文章貴曲折斡旋。麗澤文說

孟子中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膺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皆宜詳讀。童蒙訓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陵擔篋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晦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

得意不可以用事。此文字之要也。張語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文。羅澤陽秋說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朴。蓋恐人見斧鑿痕迹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集一冊。歸而熟讀之。自是文章日健。此無他。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曲浦舊聞

山谷謂王立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

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南昌文集

文字一意貴在段數多。羅澤陽秋說

人言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張橫浦日新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童蒙訓

文要說盡事情

呂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一唱三嘆。有遺音。非有所養不能也。童蒙訓

文字要布置

范元實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云。執符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合靜聽而陳之。自甫昔少年日至。致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覲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舉意而文備。固已有是詩矣。然必言所以見韋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

然宰相職在進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無益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快快止是走踐踐必入海而去秦也。其子去也，人情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則相忘江海之外雖見素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時前賢錄爲壓卷爲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可也古今詩話

文章平淡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嬌嬈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東坡集

文不當好奇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羸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后山詩話

南朝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微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山谷與王穀復書莊荀皆文士而有名者其說劍成相諸篇與屈騷何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湖之行順下而已至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爲好奇故不

能奇也。后山詩話

文要用人所不能用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爲文怯蓋爲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爲善矣。語孝先生語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與點過文說

上重下輕爲文之病起語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唐子四語錄

結語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閒言語隱潭文說

愚按韓文公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送浮屠文暢序結云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書歐公縱因論結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

下字倒用有力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爲漢患者

步風客試

春秋書曰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傳曰入巢之門而卒也仲山甫誠歸于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此一倒法也尚書厥筐元纖縞纖字不在元上又曰雲土夢作父土字不在夢下亦倒法也文則

錯綜成文

韓退之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如楚詞吉日兮辰良蕙殼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雄健耳沈存中筆談

檢尋出處

楊文公凡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納被呂氏家塾記

文章日進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堯臣曰公之文進矣遺稿文集

繁簡

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桓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莊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用鳴字上宰相書

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爲貴也。文有以簡爲貴者。若舜典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岳如初。孟子獻子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予忘之。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爲貴也。但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爲善也。

爲文養氣

韓退之答李翹老泉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之妙。童蒙

作史

劉元成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敍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澀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有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于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也。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元城先生語錄

四六

四六之工。在于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太祖郊祀，陶穀作敷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

寮在翰苑，作寶篆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廟上同。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趙帝，又非掛遜之君。何栗文，織時爲中書侍郎，將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韁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績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上同

夏英公父官于河北，景德中，敵人入河北，遂沒于陳。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命出使，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儻牋之音。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精絕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簡編印行

撰者

王

構

發行人

王長沙雲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

商務印書館

編主五侯王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集二一第
衡鑑辭修

14672

省立

3.14
11
39
1045
011189

